

詩

問

詩問

棲霞牟應震寅同氏纂

大雅

尚大雅爲大臣作有據乎曰集傳以大雅爲朝
會之樂受濼陳戒之詞其說良是所不可通者
民勞以下諸篇耳今卽詩文味之多老臣告新進
之詞小雅無是也序心知其義故於小雅多曰大
夫而於大雅則曰召康公召穆公比伯仍叔衛武
公也問有次乎曰文王之三定爲兩君相見之樂
故首之棫樸武受命也開國之始也早麓酬功也
思齊統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歸美前入曰
古之人無斁三王之追皇矣之所由叙也靈臺美
文之成化下武美武之傳家均宜不祧者也有聲
之所由叙也顯王述之興始于太王而水木之源
本于后稷以之配天不亦宜乎右叙世家而夫婦
父子君臣之紀修焉行羣言兄弟既醉言朋友猶
鹿鳴之三之繼以常棣伐木也鳧鷖燕也假樂答

詩問

卷五

一

也猶問歌之三之繼以蓼蕭諸篇也彼燕諸侯故
小雅此燕尸故大雅也公劉中興之君配天不能
追王不及也故補叙之也洞酌以下皆言臣子事
雲漢以下爲宣王時詩瞻卬以下爲幽王時詩序
說自明似
不誤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
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新命謂武王有天下也不古同不言文王之神上昭
于天矣周邦雖舊而武王能新其命以有天下周之
所以丕顯命之所以丕時者以文王陟降日在
帝左右故也舊解八句統屬文王詞義重複矣

丕顯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
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查本作查勤於政治也屬偏也經周爰執
事言文之孫子陳錫始偏亦謂有天下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
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
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假或也說見思濟天命有商孫子作一句讀與
下上帝既命作呼應文義自明不須節外摶轉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當
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蓋進也蓋臣用人也文王以多士
而寧則王之用人可不念爾祖乎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駁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虞猶誤也魯頌無賦無虞上帝臨女殷折正之意堯
與以殷仲春呂刑惟殷於民言如有疑誤之處殷正
於天而天無聲臭但
法文王萬邦作孚矣

文王

述文王德業以戒成王也首章總冒下四章穿
揅作對臺臺言其業穆穆言其德陳錫四句言

周之孫子假哉八句言商之孫子凡周之士十句
言周之臣士殷士膚敏四句言商之臣士王之德
臣二句結上用無念爾祖二句起下修德修德
則承命喪師則失命一絕一戒亦反正作對求道

總結無遺爾躬應緝熙宣昭義問應令聞有虞殷
自天應首章末四句一開一合歸重法文大學之
慎德用人中庸之修
身尊賢皆此義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
不挾四方

明明顯著也總冒下文娶妻生子受國有天下
之事赫赫總冒下文天字二句爲通篇之綱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
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周以國言京以都言魯公劉曰乃觀於
京後世因之凡天子所居皆謂之京云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浹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既猶云已然也對有命自天言之初載猶云少年也嘉嘉禮也謂行求婚之禮也大邦姜姓之國子卽思齊所云周姜也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虧其光

倪詩作馨馨也一說倪天人名猶衛風東宮之妹也文謂文王定祥謂行問名請期之禮不同不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維

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有又也續繼也太妣爲文王繼妃故曰續女長子謂伯邑考行行次猶今云排行也問太妣爲繼妃何據曰以本篇及思齊篇證之也前曰有命旣集此又曰有命自天前曰親迎于渭此又曰于周于京前曰大邦有子此又曰續女維莘若非兩人則文義爲複若非繼妃則續字無着矣此云于周于京思齊云京室之婦此云續女維莘思齊云太妣嗣徽音卽兩篇對勘之不亦合耶古諸侯一娶九女鄰國之女皆媵又曰諸侯不再娶其姜元而妣次與荆姜先亡而妣繼立與此則不可知矣且綿稱古公稱姜女未追王也思齊作於追王之後故曰太任太妣也任妣稱太而太王之妃反稱周姜詩人必不若是踈忽其不得與太妣並稱者妣母以子貴也曰元與次有尊卑否曰此不可知黃帝四妃帝嚳四妃春秋齊桓三夫人衛莊娶于齊又娶于陳居今言上古事如說夢語無據而臆斷之妄矣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

侯亦通侯
猶云俟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

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涼韓引詩作亮爾雅亮相也
書惟時亮天工史作相天功

大明

述天立配以興周也陰教爲陽教之助賢母乃
聖子之原言季配曰來自殷商隱有天意在言

文配曰天監在下曰有命自天總言天之佑周而
惟德之行厥德不回則言周之能承天也殷適二
字與生此文王篤生武王作反對任命甚多
獨表尙父爲邑姜地有賢父必生賢女也

絲絲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

有家室

民謂后稷生民曰厥初生民土猶居也自土沮漆謂公劉下皆言太王事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

來胥宇

水渭水也自西南來由渭西滸而行故曰率西水滸今解水爲漆沮由漆沮而上則西北下則東南去岐愈遠矣

周原膺膺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

室于茲

日止日時者告以
當止龜告以孔時也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宜廼私自西徂東周
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
廟翼翼

揀之陘陘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隳
鼓弗勝

揀揀也謂調土也陘通輓土柔和也度投也削釋名
附也屨猶云層也言墉階峻多層馮馮然高也馮馮
猶云馮隆也文
選註馮隆高貌

廼立車門車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戎
醜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駮
矣維其喙矣

拔除去也兌通悅書說命一作兌命言
柞棫去而行道之人悅也駮馬疾行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
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

質成言德化之遠蹶生言貽謀之長末四句歸重得
人之效言太王造周至虞芮質成之時正文王蹶生
之日吾謂惟有疏附之臣故有質成之國惟有先後
奔走之臣故立家作廟百務畢舉惟有禦侮之臣故

混夷戰而喙也 問質成何據非文王曰毛傳以爲
文王家語因之正義不知所本以詩文證之知爲太
王非文王也或以二句爲倒裝然亦當云蹶厥與不
當云蹶厥生也太王以文王之生傳國季歷而有天
下故詩亦鄭重及之末四句一結如百川歸海氣
象萬千四子曰何等精神屬之文王真如贅疣矣
縣述太王興周也 上三篇意皆周公作互文見義
有詳有畧其用之于兩君相見者天子諸侯其分
異其治同天子有法諸侯寧不當法天子有戒諸
侯寧不當戒且今之諸侯非卽思皇鷹揚附疏先
後之孫子乎則用之
于兩君相見也固宜

芄芄械樸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芄芄蒙密也械叢生多刺之木喻商室汗亂也薪樵
喻利用勦伐也辟王武王也趣與催爲一字古曰趣
今日催也謂
趣之伐紂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戔戔髦士攸宜

左右謂大臣也璋牙璋也周禮璋牙以起兵旅髦爾雅釋言選也士虎賁之士也

淖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烝徒舟師也史記白魚躍于王舟于邁東伐紂也六師天子六軍

俾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爲章言有光也所謂會朝清明也壽考武王未受命也遐古讀若姑與胡通音胡與何同解故遐亦以何字解也遐不猶今日豈不也遐不作人言作人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琢敦琢也須敦琢其族章法度也載見曰求厥章相輔佐也如周公左召公右是也金玉重之也民勞

王後玉女首句言立政二句言用人三四句望其勉
勉不怠永爲四方主也 問輔相之相讀去聲曰彘

柔考慎其相與厥狂腸

韵古無平仄之分也

棫樸

咏武王伐紂代商而君天下也 問舊以此詩
屬文王曰武爲開國之君書文武並稱者曰丕

頌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曰揚文武烈曰不迷
文武勤教曰文王武王宣重光其專言武王者曰
惟寧王德延曰申勸寧王之德曰丕單稱德至大
雅之作無一語及之豈詩人意中只知有文不知
有武乎序以二雅首數篇純歸文王後篇因之不
敢有異辭皆於詩之文義未深考也卽如此詩不
曰文王而曰辟王曰周王曰我王武王生前未有
諡也又曰六師及之豈文王時已有六軍耶作武
王說字字似有歸著作文王說則全成影響試取
大明皇矣之稱道文王者對勘之有一守符合否
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榛可爲贄宜於文事楛可爲矢宜於武事榛楛濟濟喻賢才多也豈軌之省文弟悌之省文豈弟猶云和氣也干盾之別名爾雅干扞也干祿扞衛天祿也干祿豈弟言君子以和樂之氣待賢才卽所以扞祿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玉瓚喻賢才黃流喻福祿玉瓚承黃流喻有才德則可受福祿也降言以所干之祿降賢才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鳶魚喻賢才戾天喻大位躍淵喻下位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大封功臣於廟率之以承祀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柞棫喻賢才之多民燎喻民需賢才以養也勞者勞其能用賢才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葛藟亦喻賢才施有纏綿固結意言賢才常與朝廷相附則福自常與君子相屬矣回違也

旱麓

咏武王作人以致福也治天下莫重於得人王稱多士大明表尚父緜臚疏附諸臣之才棫

樸及此篇言作人思齊言譽髦下武言有佐既言言有僕嘉樂言朋友無一詩不以得人爲急務故棫樸之後卽繼以旱麓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

則百斯男

周姜文王元妃說見前篇
副繼也即前篇所云續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利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

善事心也祭祀誠敬也楚茨孔惠孔時宗大宗也公
先公也時未追王故稱公也寡妻邑姜也承上則百
斯男句言武王事也上三句言奉祀宗
廟而神享之下三句則家齊而國治也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在宮承上章刑于三句在廟承上章惠于三句不
顯如字不顯承在廟無射承在宮此言爲請侯事

輝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戎兵事請伐紂也疾病也見金縢烈功也假感也謂
感格神明也聞前聞也式法也言用兵御疾雖未殄

絕而功成神佑總無瑕疵其立政也雖無前聞自合
舊典其修德也雖無規諫自入正道此言爲天子事
問假字作感解何本曰假古讀若估通作格詩作
假四子書作格假通上下言之頌曰以假以享下感
上也來假來享上感下也又如假以溢我假哉皇考
昭假無羸昭假于下昭假烈祖昭假遲遲醴假無言
四海來假作感字解皆合用格字者詩一見神之格
思見於四子書者致知在格物感觸也有耻且格惟
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感化也易經則直用感字天
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蓋假格
感三字通義也若作大字
至字解文義多不可通者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

有德有造化行也古之人太王王季文王也言成人
小子之有德有造者以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以驗
我後人
者也

思齊

咏武王平治天下也 問上三篇序皆屬之文 王曰前後言文王事多且詳矣此三篇中有一

字符合否今人作文尙求切題豈古人而以浮詞 妄譽乎此篇如屬之文王撮音二句如贊疵寘妻

二字亦非所 以崇太姒也

鑿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

莫古暮字日暮則羣動息故借以爲安定字耆耆也 猶言耄也憎惡也式憑也廓大也言上帝以彼二國 爲耄憎其憑此廓大之土地乃西顧而以岐周與太 王也後四句承中四句言之以四國與二國對故以 四國爲彼而以二國爲此以二國與我周對故以二 國爲其而以我周爲此也語意分曉以其字屬周與

數虛字
不符

作之屏之其苗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樹啟之辟之其
檉其榻攘之剔之其槩其柘帝遙明德串夷載路天立
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械斯椈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
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兌說也言柞械除而松柏暢遂也作邦承上文作對
起下文言既以所省之山爲之立國又與之聖子令
其作對太伯賢而王
李大能與之對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類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

度揣度也類一作莫猶云默也德音猶云仁聞也言
帝揣度王季之心施德於民恐招物忌故爲之類其
德音然德音雖類而德修益明也類類太王也帝遷
明德而王季類之故可以爲君爲長也大邦謂岐周
王此大邦謂文王也順承也比合也言王此大邦承
先業而能與王季比者又有文王也悔通作晦靡晦
明也言王季允言德後言克類言文王先言克比後
言德文家一順一逆之法解者不知詩多倒裝之句
立說遂多不合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

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畔通作盤援一讀若換畔援雙聲通作盤桓亦通作
泮渙言不前進也歆羨言見異思遷也距至也徂往
也阮共小國臣附於周者也言密至大
邦之界既侵阮又往共也按釋詁止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
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
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敵不
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

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聲聲聞也色僞色也論語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遠長
讀若掌夏中夏也革兵革也德以寔爲至不以色取
大聲聞德以文爲尙不以兵革長中夏問中
庸引詩聲色平對曰古引詩多斷章以字何解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誠安安是類是禡是
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芾芾崇墉佗佗是伐是肆是
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言言守卒喧嘩也公劉于時言言芾車蔽也碩人
翟芾以朝佗佗守卒勇武也書秦誓佗佗勇夫
皇矣述追王三王之由以告天下也文王之三分言
稷下不及武王其爲
追王而作無疑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麇鹿攸伏

麇鹿濯濯白鳥嚮嚮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鼙鼓逢逢矇瞍奏公

靈臺

美文王化成也帝謂文王天與之庶民子來人與之矣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宜百世不祧矣

一說此亦美武王之詩有聲曰鏞京辟靡如制自文王必當叙之作豐之後孟子以爲文王者亦斷章取義耳肆不殄厥愠而以爲文王荆舒是懲而以爲周公皆此類也此說可通姑兩存之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下堂下也論語拜下禮也武遊也記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接武足不離足布武則今云一步一步也猶傳家一代一代也故下云世有哲王又云繩其祖武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孚信也成王之孚謂武王能成王者之信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順德即孝也言上以孝則民而下即以孝應之也嗣後嗣也服行也上章言以孝法於天下此章言以孝傳於後世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不遐卽前篇遐不也孔氏謂古人之語多倒是也

下武美武王以孝垂緒也

文王有聲遘駿有聲遘求厥寧遘觀厥成文王烝哉

通發語辭首二句故作抑揚之詞以贊嘆之言文王能有聲乎不惟有聲且大有聲也在文王不遘求寧耳而人則樂於觀厥成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瀉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遘追來孝王后烝哉

城內城也作豐統城郭總言之也匹四城也來從來也言文王內築城而衛以道外作豐以匹其城非亟

已欲也不過迫前
人從來之孝思耳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豐水東注言武由豐都鎬也維禹之績禹以
治水功爲天子喻武都鎬而伐紂君天下也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玉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考卜重考卜也正之龜告以吉
也成之更張大之不更遷都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芑通芹芹之爲言勤也豐水有芑喻文王勤勞於殷
也仕傳事也事讀去聲論語以服事殷言武王豈不

事殷也翼如生民鳥覆翼之之翼言覆翼其後人也

文王有聲

述世室不禘之由以告天下也周由狄而邠而岐皆自北而南由岐而豐而鎬則

自西而東邠岐荒裔之地聚族而居應無厲禁豐鎬商家分茅胙土之鄉珍人之國以漸置都能無讓其遐乎此詩似有祖護言文王作豐而繼之曰非亟其欲率追來孝爲承先計也言武王豈不仕而繼之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爲裕後計也至其稱謂亦大有斟酌舉文謚以德著也稱王后明文之未爲天子也稱皇王明武之已爲天子也舉武謚以功顯也先言文王者言其功之足爲王后也後言武王者言其爲皇王之無愧於武也稱文王舉伐功稱武王重文教又互文見義也文王稱王爲一大疑案證之於詩曰王國克生曰王此大邦曰下民之王曰王在靈囿曰文王受命曰王公伊瀆曰王后烝哉令人不能無疑而稱武王則又別之曰皇王愈使人不能無疑矣如謂後人推尊

原可不論推其德行推其治化可也豈有身未王
后而以不經之名厚誣其先人者哉蘇曰古公亶
父至頌則曰太王荒之可例觀也史記云詩人道
文王受命之年稱王歐陽公以爲妄說朱子曰武
成有九年大統未集之說以在位五十年推之未
知九年當從何年數起也未見史遷全不是歐陽
公全是不如兩存之是朱子亦信其稱王而不肯
顯言之也中庸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下云
追王只言太王王季亦一證也曰論語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之言不足信與曰三分有
二可以滅殷而代矣而卒不取焉非甚盛德者能
乎春秋之時稱王者有矣不得不謂之以服事周
也使其三分有二亦能如周之不取焉否乎古時
勢與今殊論古事亦與今殊楚昭稱王而孔子應
其聘梁惠齊宣稱王而孟子久其國意者三代之
前嚴於稱帝而寬於稱王故秦帝而
游士非之秦王而不關有議之者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風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禋祀傳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禋祀上帝於郊祿履釋
詁禮也帝上帝也武敏雙聲言速也歆猶言饗也言
禮祀上帝帝速歆其祀猶後文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也賓之從人曰介有夾輔之意攸介言宮人介之當
寢也攸止止寢所也震通娠風肅也履帝句爲此
篇疑義辨之者夥矣試以俗情論之跡爲上帝之跡
是上帝自作妖神矣跡爲妖之跡則所生亦妖矣歆
歆如有人道之感嫄執告而執知之履掛前後豈必
絕無男女之事而稷之妊確自此一履得之嫄奚覺
而奚信之元妃得男舉官稱慶而曰此非天子子也
其棄之嫄奚忍而天子奚聽之彌月之前載震載風
既生之後宜巷冥冰前之保護者何意後之遺棄者
何心事之不近人情者弗道焉可也史遷不知何本
康成信緯書樂得因之紫陽集傳亦用其說爲不可

解矣曰簡狄亦有吞卵事曰吞卵之妄猶履母之妄也世無取生鳥卵而吞之者豈簡狄知其可以孕乎而有此吞乎亦不經之甚矣蓋上古傳聞失實者多據大戴禮摯堯稷契皆管子堯在位七十載崩年百十七歲稷契卽年稚于堯當亦近百歲矣堯不能用而舜始用之豈理也哉或謂上古人壽永堯爲黃帝五世孫舜爲十世孫何堯之一脉若是壽舜之一脉獨若是促乎魯語般人禘舜而祖契是又以契爲舜出矣箋謂炎帝之後有女名嫫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是又以嫫爲非嫫子矣禮祀祭天非士庶所宜而后稷稱民魯頌赫赫姜嫫亦專舉女名而不及夫號尤不可解後人言古人事尋其文義取近理者附會之可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語辭副籍文作臨亦通作勞不圻不副言胞不
破而產下也今連胞產下者亦有之無灾無害謂姜
嫄也以赫厥靈猶左云驚姜氏也居然生子言居
然生此不圻不副之子故棄之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
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
載路

腓脛腓也字愛也謂以脛覆之也鳥去二句倒裝蓋
后稷呱而鳥乃去也鳥覆而胞圻胞圻而后稷始呱
故寘巷寘冰不言呱也

誕寘之隘巷克岐克疑以就口食藪之桂莪荏菹栝
栗

荏桂荏郎山有狀蘇之蘇葉如菽而大二者皆圓葉
長莖葉下垂故狀之曰旆旆禾黍稷稻梁之總名四
者以稷見優故曰稷稷麻麥叢密曰幪幪者言其叢
密如幪幪也嚙說文大箕也瓜瓞然則皮有裂口如
笑也卽此見詩人假物托興之妙非曰說不
審也而第以茂盛衆多等字爲解皆非的義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

實種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卽有邰家室

首四句總提言相穡之道在芾去豐草而所種之苗
必鮮黃而茂矣下文方言布種事方房也棟開拆也
苞生芽也言漬種也種種土中也衰聚土覆之也發
苗長也秀結粒也堅稷堅也好無秕也穎粒生毫也
粟粒堅實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稷是畝恒

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糜爾雅作麩麩靡通音香草也取以釀酒芑通蕒取以芼牲故於秬秠曰獲畝於糜芑曰任負也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籛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我承祭者自謂也較肢之假借脰肚肉也莊子脰無肢取羝以較言取我羊以其脰之內燔烈之以爲羞也嗣繼也嗣歲猶言來歲言興來歲之慶事也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稟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印通印後篇瞻印昊天登當此登公劉既登乃復言印薦豆實登以致敬也胡臭稟時起下三句言創奠

之誠時蓋自后稷肇祀
無罪悔以至于今也

生民

述尊后稷配天之由以告天下也周禮設整之
月上辛之日祈穀於上帝以后稷配頌思文祈

穀所用之

樂歌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行葦喻兄弟勿踐履
喻不容讒諂間踰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宰醢醢以薦
或燔或炙嘉穀脾臄或歌或嘏

臄古作谷象口上理也嘏說文譁訟也漢書嘏者黃
髮師古註直言也後人加言作誇或歌或嘏者旅酬

之後或商歌或諱言
極家人款洽之情也

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
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合背以
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祈道乞以祈黃耆乞言於老人也引翼老人引翼曾
孫也壽考維祺言老人即吉人也以介景福介福於
曾孫也黃耆之禮二章已
脩此章專言乞言之禮

行葦

燕父兄耆老也

或以爲祭畢而燕祭畢而行
射禮古無可據或以爲大射太射未舉旅先射

不當叙於肆筵投几之後或以爲燕射不聞有選
士之典或以爲養老燕射似爲近之旅酬之後繼

之以射行射之後置之以飲酒歡燕兄弟情意暢洽飲酒之後或歌或嘏或射終之以乞言序曰忠厚也是爲得之正不必各執一說以聚訟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謂神也楚茨神具醉止德謂精誠迺于神也左明德以薦馨香言爾既醉神以酒飽神以德矣故神介爾以景福也介福自是神明事舊解以醉酒飽德屬之臣下則於介福爲不協矣

既醉以酒爾微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爾微既將薦熟也昭明昭然明著也記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言神之威靈令君子見之所謂如其左右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假公尸嘉告

融和也高朗即昭明自人言之曰昭明自神言之曰高朗也令命之也叙始也言君子以昭明與神融和爲一則神以高朗令君子有終也終必有始公尸告之矣箋諸侯有功德者八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也

其告維何遷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爾謂君子也爾類君子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壺傳廣也箋壺之爲言相也取堅固之意爾雅釋宮宮中衙謂之壺衙取通順之意爾雅說義長

其亂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景命明命也僕臣庶也言其仇如何天祿以如爾之祿俾受景命者世有臣僕之俗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賜也從從君子也孫子僕之孫子也言其僕如何以爾之女士釐之釐之而亦生孫子世世從我祚胤也君子以奉先始而祚胤以承君子終之朋友以威儀始而僕之孫子以從君子之胤終之故曰令終有俶 舊解孫子亦屬君子既言孝

子言胤矣又言孫子於文義爲複

既醉

受釐也以首章介爾景福爲綱二章申言之以三章令終有俶爲樞紐四章分兩對應豆前嘉

君子之俶也攝以威儀朋友之俶也示錫祚胤君子之終也從以孫子朋友之終也受福之厚君與臣同之而臣之受福正以厚君子之福也此又一文法逐章生義蟬聯而下詩凡三見文王下武及

此篇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
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
飲福祿來爲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爾殽伊脯公尸燕
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梁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
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壘公尸來止盥燕旨酒欣欣燔炙其亨公尸燕

飲無有後艱

鳧鷖

樂傳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

涇經之假借

水經流也經水中沙水涯渚水外積水濼水外
來水壘來水之上流起與以是爲次見王者之惠
遠漸遠也箋以首章燕祭宗廟之尸二章燕祭四
方萬物之尸三章燕祭天地之尸四章燕祭社稷
山川之尸五章燕祭七祀之尸豈一日之內無祀
不舉而合諸祀之尸統燕於一日乎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

假樂古讀若古牢雙聲字假樂君子猶所謂豈弟君
子也假言其感通領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樂言其喜
悅領千祿百福子孫千億千祿
百福言以百福扞衛其祿也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假樂

集傳公尸答鳥鷹也首章總提穆穆二句福子孫也不愆六句修令德也受福無疆中之也燕

及朋友宜人也民之攸暨宜民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饌繼于燕于喜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輯歛也書輯五瑞思輯用光言欲歛迹避敵也其前緒也揚舉也猶弓矢言張也匪居三

曰廼表五句
言其將行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宜而無永歎陟則
在嶽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切

于往也既庶既繁順從者衆也隨順人心同也廼宜
宣令也而無永歎令詞也告從者無後悔也陟繼二
句行路也未三句行裝也古書周
多作舟言帶周于身也此亦字法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
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廬旅旅廬也卽今之帳房也
末章于幽斯御乃作室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蹕蹕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

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踰踰齊濟行遷廟之禮也俾筵俾几設以依神也既登登主于祏也乃依神依于主也造進之也曹衆有司也乃造其曹進羣臣而燕之也食之飲之君禮臣也君之宗之臣戴君也自異姓言曰君自同姓言曰宗也

薦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罔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單多通音痺痺駱馬說文引詩作痲痲駱馬今俗語以物之無偶者曰單頭卽多頭也其軍三單言定三軍之數而又有餘也幽始錫國名也荒猶今云開荒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泉

爰有夾其皇淵迺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鞠之卽

篤公劉

述公劉造豳也首章避狄也二章啟行也三章至豳也四章定神室宴羣臣也五章定法

制也

六章營宮室而人民繁庶也

古人稱述先

世功德不無溢美而不以爲嫌情親故也造豳者斯何至太王時猶曰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饔飧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盥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暨

洞迺之假借行潦喻外國諸侯注茲喻用於王朝君子謂外諸侯也饔飧食物喻能養故曰父母饔禮謂喻能教民民知向上故曰歸漑濯漑也可濯可漑爲用善也暨者生養送而安息曰休也

洞酌

薦轉臣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阿喻王朝飄風自南喻諸侯自外來也君子諸侯之入爲王卿士者

伴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

公會矣

伴奭卽泮渙也彌充而滿之也先公諸侯之先公也會適之省文函風四國是道商頌百禱是道

爲士乎取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

仕主矣

爾受命長矣嘉禱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

爾常矣

受命受天子命也
江漢于周受命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俯敬則慤慤端恭也 棟敬則拱翼張拱也 言其威儀
則有馮有翼言其德行則有孝有德以是引翼四方
四方爲則矣

頤頤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頤頤猶雍雍卬卬猶昂昂亦以威儀言圭璋亦以德
行言所謂比德于玉也自我言之曰引翼自人言之
則曰
問望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

命媚于庶人

鳳凰喻吉士吉人止則首上仰故曰媚于天子傳天則首下視故曰媚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斐斐

離階階

梧桐喻輔政者言大臣有待賢之盛而後賢才有和鳴之應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

以遂歌

車馬所以待賢者但言其
多以舍著不盡之意結之

卷阿

勉輔臣也二三四章勉其養性五六章勉其刑
列辨末四章勉其用賢問何不言戒成王曰

戒成王則文武可法必不曰似先公會矣四海爲
家必不曰土宇取章亦孔之厚矣然猶可說也其
七章曰爾爾王多吉士爲君子使媚于天子王者
子天子皆謂成王不知若何說可通也箋以君子
爲在位之臣
得其解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慝不長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逖無縱詭隨以
謹懽懽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
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
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
謹總總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詭隨柔惡也詭隨之用爲無良爲悞傲爲罔極爲醜
厲爲總總勿縱者所以謹其機也寇虐剛惡也寇虐
之甚爲不畏明爲俾民憂爲作慝爲敗正爲正反式
遏者所以絕其流也究小人之情狀屢變其文而詭
隨寇虐爲作惡之
本故其文不變

民勞

諷新輔臣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直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不然不循道也管管猶今俗云管束也直信也不實于直卽出話不然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憲法也憲憲多法繩人也泄泄孟子猶沓沓也輯就也憲憲之反也懌通作釋有條理也泄泄之反也右

二章總提全篇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言維服勿

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應是用

大諫句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矯矯匪我言耄爾
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謔集傳戲侮也爾用憂謔言可憂之事爾仍以戲謔處之也多猶曰少也應出話不然句

天之方憊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斃屎
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夸誇之省文毗比也比黨附和也威儀卒迷悖禮節也載尸不聽其言也斃屎說文作唵也雙聲字猶云呻吟也葵通作揆不能揆度其心也資猶贊也言設至棄亂則國無資矣而猶不惠我師乎應靡盬也

句

大之屬民如壘如籬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屬
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隔通作誘樂記引詩作誘民孔易辟刑法也言天之
屬民其機甚捷但使屬民而無益以所不能則屬亦
甚易耳蓋小民無知多羅于辟其無自
我而更立法以繩之也應無然憲憲句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宗子箋王之適子也無俾城壞戒同僚維繫根本也
周語彘之亂宣王在召公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
代宣王老成謀國或有先見所
謂遠猶也反應爲猶不遠句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掄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反應無然

泄泄句

板剽政壞也晉之清談賊儀迷也明之盲路莫我敢

葬也王莽之治新王安石之治宋自立辟也漢之七王唐之藩鎮藩垣屏翰之失計也秦隋之遊幸明之不親朝戲豫馳驅之無度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譖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辟君也下伴字同言上帝而蕩蕩也下民安其君矣上帝而疾威也則命爲君者不一君矣蓋天生民甚多故命之爲君者難信其終爲君也開國之君始不有初數傳而後不克有終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穢褻曾是搢克曾是在位曾
是在服天降惇德女興是力

惇德卽驪
禦措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我類疆禦多愆流言以對寇
攘式內侯作侯視靡屆靡究

而古亦通如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
而新傾蓋而故秉執也禦禦剛復有似于義故曰義
類也寇攘卽措克也作作興也視猶屬也于旌素絲
視之言以其人如秉義類而重之乃疆禦招怨于人
者也以其人應對敏給而才之乃寇攘爲害于內者
也以如此之人而作興之且繫屬之其尚有究極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魚休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

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
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書作夜

從由也式法也不義從式言不以從式爲義也

又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蜎如蠅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
尚乎由行內異于中國軍及鬼方

如蜎如蠅言之亂也如沸如羹動之狂也荒腆于酒之象也小大謂列邦也卽書所謂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率人謂民也卽書所謂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矣說文壯大也猶言盛也言及商時身燕夷威儀列邦庶羣化之盛于中國延及東方也亦卽書所云越在內服越在外服是也此承上章酒

酒而肯當與

酒詩對卷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典刑曾是冀聽天命以傾
人尚有典刑曾是冀聽天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揚枝葉未有害
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蕩

刺王也首章總提二三四章言其任用匪人以致
德之不修五六章言其剛酒七章責其不用賢末

章總結應首章末四句

小雅刺宣王者五刺幽

王者三十三大雅刺厲王者五刺幽王者二爲人

臣子貪德服嘯駢誰之賜而怨之若仇敵皆之若

盜賊詩人之心未必無忌憚若斯而序敢厚誣之

序其詩人之罪人乎而或以爲子夏作是又厚誣

子夏也兩雅百二十一篇惟此篇刺王王不可刺

假之慶育自不敢利托之
文王所謂溫柔敦厚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人之愚亦
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抑謙下也愚不慎儀也職釋詰主也凡言職者同
言德蓋于內不可見抑抑威儀即德之見端也乃不
知慎儀故人言靡哲不愚也彼庶人之愚人猶諒之
亦主爲生質之疾若哲人之愚則以不慎儀取戾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許謨定命

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無競謙通不爭勝也柔柔柔心無競商頌不競下
人仁也維人猶云維仁也中庸仁者人也釋名
也覺說文寤也孟子先覺覺後覺許謨遠猶印成
也上四句引別頌成語少變其文續起下四句言

人有言無執維人則四方訓之有覺德行則四國服之今爾當國亦當求訐謨以定命于已求遠猷以辰告于君謀猷維何威儀是也能敬慎之則民則之矣問人作仁解何據曰人古寫作及則仁字也古人不多用仁字尚書今文一見于仁若考詩二見洵美且仁其人美且仁不通作愛字解言人則仁在其中矣藹然無競非仁而何此蓋以仁與行禮起威儀二字也

其在于今興句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

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顛覆厥德失其本也荒湛于酒因之失儀也紹繼也紹其先人執政也未二句令其讀酒誥取法先王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酒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弔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首三句承荒酒言之風興夜寐謹起居也酒埽廷內清心志也慎儀之功也未四句推廣言之修文又當

脩武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自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承上言質民謹度固可以戒不虞然果能慎言敬儀亦無往而不柔嘉也言儀中之要故下文反覆言之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

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初說文自急飭也字從羊頭讀若亟與草頭字別無曰苟矣言無曰能自急飭也讎通作酬酬功漢書作讎功言言之不可逝者誠以言之無言不讎亦猶德之無德不報我之言能順于朋友以及庶民小子惠

子小子則子孫繩繩惠于朕
民則萬民莫不承奉之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
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

君子同僚大位也不遐有愆言無愆也
上三句謹于廣衆下七句謹于幽獨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
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此章專以感召言辟法也辟字貫下四句僭僭儀也
賊賊德也童童子也角廣頽競也競勝負也言法爾
之爲德則至于臧嘉淑慎如爾之止則不愆于儀蓋
爾之德儀不僭不賊故民鮮不以之爲則也若投桃

報李彼童子之角勝實証惑汝小子耳不足取以爲法也結二章

在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柔木喻人有受教之質言緝之絲箋被之絃以爲弓也喻人能受教也緝亦字法民下民也言此愚人以我爲僭且謂下民各有其心何能鮮不爲則也結首章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盲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風知而莫成

事總承上文所言之事也知知本所示以立政也抱子言慈愛其子也靡盈民貧也頌百室盈止成成其治也問靡盈句何以異解曰此章多言民曰維民之則曰維民之章曰萬民靡不承曰民各有心結云

俾民大棘又不
止于靡盈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
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旣耄

教卽所示之事也言不用我之誨以教民而用
之以虐民也亦聿旣耄猶俗語轉眼便老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
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遘其德俾民大棘

告爾舊止告爾以舊事也意卽厲王流彘之事故
下文云曰喪厥國又云取譬不遠大棘大困急也

抑老臣教後進也首章教以修己二章教以治人三
章至九章多言修己事末三章多言治人事
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集傳據楚語作
戒以自儆韋昭曰懿讀爲抑卽此篇按衛武以宣

王三十六年卽位當厲王時其年方少故集傳以刺厲王爲誤而但取自傲之說然亦未見其必然也民勞曰戎雖小子板曰聽我鸞鸞又曰小子踰牆又曰爾用憂牆而此篇亦曰於乎小子聽我藐藐覆用爲虐語意相同民勞未亂也故曰迄可小康板將亂也故曰喪亂蔑資流彘以前詩也此曰曰喪厥國流彘以後詩也亂益甚故詞益切不覺其言之長也又懿與抑亦異字未敢定其必爲此詩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搆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兄填兮俾彼昊天寧不我矜

旬當是旬字之說旬一讀若旬目搖也其下侯甸言下所瞻望也劉連條伐取也桑用於蠶劉則葉不復生故病民也桑喻賢良擬采喻賢良退黜此章總領全篇上四句領惠君下九章下四句領四杜下六章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
禍以燼於平有哀國步斯頻

具俱之省文步疑篇溥字之訛南人謂溥爲步今云
瓜步魚步者瓜浦魚浦也溥省作浦因浦而說爲步
也小雅言天步天以帝爲主故可言步國主封
疆如之何言步也下章國步滅資愈難說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
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將猶言携也疑疑之省文疑古讀疑故解曰定也君
子謂王也維維持國事也無競不爭也誰時斥長公
諸臣也君子二句正爲王開脫立言有體舊解君子
泛言下文維彼不願硬坐王身極口痛詆應無如此

詩人

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
所定處多我親瘠孔棘我圉

俾多也古卑與

多通音說見前

爲謀爲茲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
不以瀦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況通作現今俗語曰境況也削滅也憂恤撫民也執熱喻已亂瀦喻用賢其謂賢者言于此時而謀之茲之亂況庶可漸滅故告爾以憂恤更誨爾以序爵誰能已亂而不用賢乎如曰彼何能淑則惟有同入于爾溺而已亂況承上三章憂恤起下二章序爵起惠君下九章此章爲通篇前後樞紐

如彼遘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

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肅筭進也前進思救也非帶草也揮而去之也代世也言民有欲進思救之心則揮之曰非爾力之所及爾當盡力稼穡則有力之民世享粒食矣稼穡寶也代食好也承上憂恤教民務農養生也舊以代食爲代祿食與上下章文義不協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卒瘁哀恫中國具
贅卒荒靡有旂力以念穹蒼

王謂厲王首二句承四牡下三章言亂及王身也三四句承上章言務農又逢凶年也具贅結首二句卒荒結三四句未二句結首章之未二句以起下文言天既不我矜不得不望執政大臣用寶以已亂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厲亂之後共和爲政所謂惠君也不順謂與共和不順如長公榮夷公之屬也

瞻彼中林銜銜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

退維谷

以鹿之相聚反喻朋友之相譖惠君不願意向不俾故曰不胥以穀進退維谷猶云左右掣肘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

斯畏忌

人有聖有愚我匪不能明言其賢愚也以有畏忌而不敢耳所畏忌卽不顧也舊解謂王非是王已滅矣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

爲茶毒

良人卽聖人聖言其明通良言其才足有爲也忍心貪人皆謂愚人忍心言其酷貪酷相濟故變文形之也爲茶毒如太子匿召公家國人對之是也此章言不用賢而用不賢也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空谷容風喻宏量容賢作作興也不順卽前章不順惡君者征正也猶言責也言良人而作興之治可轉而爲善彼不順者責之以中藏汗穢不可用也此章言不惟不用良且以良爲不良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
解我悖

風入隧則順行反喻貪人敗善類也言卽用人之言也順其意則爲可聽之言故對誦通作訟言與之爭辨則如醉也悖謬也言爾所用者匪良寧使我也昏惑而悖乎此章言以不良爲良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

女反予來赫

陰同陰赫同噤言飛鳥亦有弋獲之時我恐女得禍故以忠言陰女而女反以言赫我也言諫之不聽也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

涼薄也民之罔極由女所用之人涼薄其心善背其言而又習施虐政爲民不利之事如不克也

民之回遘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

回遘和離也競爭也寇暴也民之所以回遘者由女所用之人用力於爭民之所以未戾者由女所用之

人盜取民財以爲暴於上也

涼曰不可覆背善言雖凶匪予旣作爾歌

職競職盜皆涼也告以涼之不可女面從而覆背之且從而善我雖曰用人非予也然已指爾作歌矣

桑柔

詩夏夫刺權臣也序以爲刺厲王詩曰滅我立王知詩作於已滅後也刺王乎刺王臣乎不

難辨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儂僅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旣卒寧莫我聽
旱旣大甚蘊隆蠱蠱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
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了我躬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就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
有子遺吳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
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愆如焚我心惴惴憂
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吳天上帝寧俾我遜

旱既大甚屺勉畏去胡寧瘖我以旱懼不知其故祈年
孔風方社不莫吳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

怒

事既大甚散無交紀物故康正次哉冢宰趣馬師氏膳
夫左右寧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別則之者文星理之省文治也言早甚凶荒人心離
散不顧朋友之倫康正冢宰皆以救荒貪病不能爲
力而趨馬師小臣亦靡不窮恤無以不
能止者瞻卬昊天不知常若何辨理也

瞻卬昊天有嘽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靡大命近止無
棄爾成何求爲我以稟厥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雲漢

憂旱也憂者誰貴戚之卿也問何知非王詩曰
王曰於乎非王自稱之詞也又曰寧俾我遐電

勉長去身居天位不應盲廷言去也何知爲貴戚
之類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其分尊也曰先祖于
權非異姓卿語也陌人以爲共和時無王王
曰二字奚屬也○問序云仍叔美宣王當必有據

曰此序之巧爲歎也前篇爲芮伯後篇爲吉甫此
不舉其人不足徵信春秋有天王使仍叔之子來
聘定爲仍叔就據而斷其非仍叔也然
其是否于詩義無涉也卽詩言詩可耳

崧尚維嶽駁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赫四方于宣

甫卽尹吉甫也 問詩爲吉甫作則甫自不應作吉
甫解曰以甫爲甫侯固非卽以甫爲仲山甫亦未見
其是也詩爲贈申伯作而別入以不知誰何之人無
一語照應必無是理蓋申伯行時尹吉甫以詩送之
而此詩人總其前後之事合而美之故有召伯有傳
御結云吉甫作頌以贈申伯正應生甫及申一語吉
甫之頌不傳于世耳而序以爲吉甫作豈吉甫自作
而曰其詩其風乎何人斯曰作此好歌卷伯曰寺人
孟子作
爲此詩

登臺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榭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
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而庸王命召伯徯
申伯土田王命庶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似其城寢廟旣成旣成藐藐王
錫申伯四牡騶駒鈞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
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近當是楚字之說走形相似也論次起難行也玉
蕭行謹執與下章遺字對文蓋申伯雖奉王命猶未

卽行故下章曰信邁曰誠歸又曰式邁其行也南
國是式諸侯來取法南土是保加惠于諸侯也

申伯信邁王饋于郇申伯還南謝于城歸王命召伯徼
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邁其行

郇在鎬西箋云峙王省岐周故于郇云歸在鎬
京東南箋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而還反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
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文武是憲集傳云文武
之士皆以申伯爲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
詩孔熾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崧高

莫若召伯自不宜以營榘之役勞之而爲之定

宅營城微田峙根何瑣瑣也稱申伯之德以柔惠

且直四字了之亦未言其有何勳勞篇中提出元

男二字以是見宣王知崇外戚而不知體恤柱石

老臣也吉甫之詩或有隱諷故曰其詩孔碩其風

肆好殆欲受崇者之祥味其詩

而自知退歛也惜其詩不傳耳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魯獻公仲子

入補于周食采于樊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曰彭彭彭彭

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喑喑仲山甫相齊元龜其歸吉甫作贈
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烝民

贈仲山甫以訓直王也首章云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下五章皆言保天子事末二章言出使而

曰式過其歸又曰以慰其心隱見不當使之城旁也上篇極推召伯之功見封贈之過隆此篇盛稱仲山甫之德見役齊之失計常武一詩窮兵曠武宜其一振復源也。此與崧高爲一人作吉甫作詞與下篇顯父顯父一例穆如清風亦必非自作自湖而序均以屬之吉甫與詩文不符矣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
戎祖者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虞共爾位朕命不易餘不

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八覲以其介圭八覲于王王
錫韓侯淑旂綬章篚芻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錫鞞執
淺幟條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饋之清酒百壺其敝維何魚
鱸鮮魚其敝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豆
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之里百
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

厥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
川澤訐訐魴鯉甫南鹿嘯嘯有熊有羆有緇有虎慶
既令居韓姑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
其追其緇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
其緇皮赤豹黃罷

燕距韓二千里言動遠方之衆且以見燕能盡職也
先祖韓侯之祖武王子也八爲方伯繼召伯巡行南
國者言成此韓城者以韓之先祖巡撫百蠻之功受
命爲伯也今王錫韓侯以追緇北方之國亦以繼其

先祖爲伯矣籍助也周制兼三代周禮以九貢致邦國孟子雖周亦助也

韓奕

責韓侯不職也厚往而薄來天子所以懷諸侯也厚往而薄來非諸侯所以自處也而乃不貢

所當貢貢所不當貢也梁山者韓境內山也維禹向之禹以貢成賦者也有俸其道猶曰其遺制尚在也幹不庭方幹不貢之方也二章之賜三章之踐隆禮極矣五章即蹶父之擇婿以形其土地物產之豐厚而又益之以追邇之地總結曰實墉實壑實賦實籍天子之加惠若斯而諸侯之貢不過獻其龜皮赤豹黃熊耳珍禽奇獸不貢于國獻龜皮則太薄獻豹黃熊則遺祖制矣序以爲美宣王能錫命諸侯陋錢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

設我旃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武夫主水師者漢東漢南之東正義云今廬江左右
魯傳公則使漢東在漢水北鋪陳兵于其地也前四
句是水師武夫主之後四句言陸渾王自主之蓋王
能承陸之師界地淮南又南至于江乃命召虎涉江
南舉至于南海也非淮夷呼而兵討之也問何知
王在師中曰觀下章命虎于江漢之許知王屯兵于
江上也何知淮夷非呼曰無征伐之事而
來跡近于遊曰匪安匪遊自解之辭也

江漢湯湯武夫沈沈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
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沈沈舟逐波搖動猶今俗語曰沈沈也問荷解沈
作武貌曰此亦因文生義上章滔滔奚不作武解也
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狄匪棘王
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主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日予小子
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
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人有位之稱文人能文事者命其族命詞以錫山川
土田也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言有功之于我周受命
者自爾爾召公已然矣未
二句祝詞猶今云謝恩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考考功也天子曰召公是似是以召公之功考虎之
績有不敷承當之意故又以天子萬壽伏祝之也

江漢

進馮向召伯也前二章總王屯兵淮夷始發

伯南界始終言之故曰于疆于理又曰來旬來宣
五章王錫命召伯六章召伯答王命而以文德賦
王作結語正與首二章兩武夫作對照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祖祖道也用兵國之大事故祖道亦曰大祖也蒸民
仲山甫出祖韓奕韓侯出祖戎兵器也式曰修故知
爲兵器也戒脩也敬承祖道言戒承修戎言惠此南
國惠此淮浦之旁國也問舊解皇父爲南仲之後
曰小雅以出車爲文王詩自當以南仲爲文王臣更
不得以南仲爲皇父祖矣一誤再誤千古寥寥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

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戒告也以左右陣法告之也三事就緒總承上
二章言所命祖道修器習陣之三事須就緒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阻遊徐方釋駭震
奮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舒通紆安紆也保扈衛之士作振
奮也言王度安紆而衛士振奮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墟虎鋪敦淮濟仍
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敦鑿作屯截堵截也淮在徐南前云率彼淮浦省此
徐土此云截彼淮浦蓋截其去路不使南奔淮夷也

王旅暉暉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浦

和吳翼不測不克灌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常武

刺宣王黷武也徐方繹驥少不安靜耳非如鐵

狄之侵鎬及方也自鎬至徐三千餘里而必親
征之徐方震驚必輸誠服罪矣而進未已也曰仍
執醜虜言可不執而仍執之也曰灌征徐國言欲
如水之滌物一舉而空其所有也結曰天子之功
知其有誇大自雄之意矣詩之標目不過隨舉篇
首二字此獨於詩外取義曰常武其
後卒有干畝之敗武也而可常乎哉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
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自外來曰賊自內生曰疾罪。罪卽蠹賊。蠹疾天降生以害人者。收天收之也。下篇云天降罪。罪蠹賊內。何楷曰。蠹賊外至。以比師尹。皇父。穢石父也。蠹疾內生。以比褒姒。奄寺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此言蠹賊之害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鶻。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此言蠹疾之害。末二句言不可教誨者。維是婦寺也。

鞠人忒忒。譜始竟背。豈日不極。伊訓爲慝。如賈三倍。君

子是讖婦無公事休其蠶聯

此言罪罟之不收也君子即蠶賊也言罪罟之斲人其心忮忒譖于始背于竟害豈不極胡伊之爲惡更有甚者如賈人三倍之利而始上之君子識之不止土田人民之奪矣婦人本無公事而休蠶織以圖事干預外政不止鳴梟長舌之厲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富福也狄亦謂蠶賊蠶疾也言夫何爲以禍亂責我神何爲而不福我爲爾舍介于左右之戒狄而惟予善類是忌耳是以小人在位不畏天變不弔不祥不知修身威儀不類國無善人而邦國有不殄瘁者乎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罔綱之省文卽罪罟也幾同機
言此猶先機後必將更甚也

威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威與烈也沸凶湧也檻過
濫喻禍亂也深喻其久也

黷印 刺內亂也前四章言蠹賊蠹疾之害五六章歸
咎于用蠹賊蠹疾之人末章勉其法祖已亂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旻憂也喪喪亂卽下文日蹙國百里也言
我方憂天之疾威而天果篤降以喪亂也

天降罪罟蠹賊內訌昏秣靡其潰潰回遘實靖夷我邦

昏採靡共承上文潰潰回過起下文言蠹賊既已
紅昏亂採喪靡共厥職而以潰潰回過之人復用之
靖夷四方
邦國也

皐皐訖訖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皐皐告也緩聲而長引之也言
其詔也訖訖毀也言其讓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歲旱喻虐政草喻邦民箋潰茂之潰當作彙然或爲
遺字之訛苴苴之省文水生草也棲苴棲于岸上也
言不但不茂棲于
岸上絕無生理矣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跣斯稗胡不自
替職兄斯引

彼謂孟賊斯謂外臣卽靖夷我邦者疏稱也粟米之法糶十稗九鑿八侍御七則稗亦粗也兄外臣之兄卽孟賊也言昔之居大位者富矣不如今時致富之大今之居卑位者疾矣不如茲時受疾之深彼固疏也此亦稗耳胡不自替正以其兄在內故引而長之也問兄作况字解何如曰古兄况爲一字故集傳作况字解然權臣當國未有不樹黨者如十月之交篇皇父爲卿引用番厥粟耦一類人南山篇云瑱瑱姻亞則無應仕周家世祿兄弟並顯一得君子內一作虐于外合前篇對讀之則知作兄字解于義爲長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頻箋云當作瀕池竭喻百姓貧泉竭喻內府空不云自頻自中者言非出外臣內臣也故曰溥斯害矣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曰蹙國百里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召旻

刺外亂也

此與前篇爲一人作一刺執於一

有舊職
尊賢也

詩問

棲霞卒應靈寶同氏纂

周頌

孔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天子道教周備任賢養民遠邇咸服萬物得所故作詩歌其功德

告神明以報神恩也此唯

周頌耳其尚魯之頌則異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
奔走左廟不顯不承無射於入斯

顯像也謂文王之時肅雝顯相德相也記云峻于有
剛愾于有見是也多士諸侯臣庶助祭者對越在天
言平素也大雅意
帝左右不同五

清廟

詩問

卷六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假說見大雅溢益也滿其
量而增加之也收受也

維天之命

維清句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清飭臣工清其心志也書曰直哉維清典
典禮也禋之爲言烟也燔燎以求神于陽也

維清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
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無競猶云不爭也人通作仁謂仁愛四方也與不顯維德句法一例於哉此穆清之廟也肅雝之相顯降于斯矣多士之秉文德者平昔對于天今奔于廟有神則丕顯人則丕承無射於人有如斯者是何也 有德有典也文之德上同于天感而溢我其受之以大順我文王世子孫篤之爾臣工亦當清其心志緝熙文典肇經以至有成世世爲我周之禎也然則我之承祭而得福者辟公錫之也我子孫其世世保之即爾亦不但以謹侯度承崇也念茲助祭之功其繼緒亦世世皇之也凡此皆前王澤也前王與人無疆惠愛羣后故四方順之在已修德丕顯天下故百辟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文

祀文王之樂歌當合前四篇爲一篇清廟求神也維天之命三章行獻也烈文獻賓飲福也末

章總結應首章舊分爲四篇未審若何用之豈今歲歌清廟明歲歌維天之命抑春歌清廟秋歌維

清乎吾知其必不然也。○問維清何以屬臣工曰此篇亦隨處分兩對而行文錯綜不易辨請謹顯相丕顯也多士秉德丕承也維天之命言德維清言典德以成已典以立政也維清二字自虞書命伯夷得來伯夷典禮也結語不曰子孫保之而曰維周之禎知對異姓諸侯言之也烈文首章言諸侯禰天子次章言天子保諸侯末章無競二句應丕承不顯二句應丕顯前王不忘應無射於人斯一結如萬壑歸宗包涵無外後世讀之猶覺神往如斷烈文爲一篇神味減却矣問序云維清奏象武也說可從否曰記云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清廟曰歌象曰管蓋奏象舞而以管節之如笙詩之類不必於詩文附會之

天作高山大玉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岵矣
岐有
易之行子孫保之

天作

祀岐山也易曰王用享於西山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宥寬也猶言蕩蕩也密幽也猶言穆穆也緝熙二句基命之功也靖靖天命也

昊天

祀成王也成王禘祭於文王也傳叔向曰此道成王之德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序以

爲郊祀天地毛鄭因之以成王爲成王業然按叔向之言非是斷章正不必執序說以聚訟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句刑文王之典

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右天在文王右也天南面文王西面是天在文右也
集傳云神座東向則配當在陪位亦天在文右也箋
解右爲助與下文旣右饗之不符集傳謂在饗右饗
之左右以中言之饗必居中也儀威儀式法度刑誥
作聖法也伊嘏文王天加福于文王也旣右饗之天
右文王饗之也言我以威儀法度來靖四方者皆法
文王之典故天加福于文王右文王而饗我
將享也我敢不夙夜畏天威以永保天命乎

我將

序祀文王于明堂也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天神也天與帝

並舉天言明帝言幽也如文王篤旣曰於昭于天
又曰在帝左右是也專言天則該帝如大明篇天
監在下是也孝經所云則互文也郊與宗對文郊
有地宗何所也宗與明堂爲二明堂何所也傳箋
未及正義解宗引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謂明堂
之祀武亦配之解明堂則云舜恪于藝祖猶周之
明堂是以宗廟之堂爲明堂也其解上帝則云五
帝且云五帝之牲當用五色其說無一合者宗廟

書云至于岱宗之宗凡所尊祭者皆曰宗故詩曰
禋于六宗也明堂天子巡狩駐蹕之所卽孟子云
王者之堂也舜巡狩歸格于藝祖周變其禮於四
方明堂祭文王而推尊於天以文王配享猶禘祭
追及始祖所自出與以天起以天結意重在天
也序曰祀文王於明堂似未盡此詩之旨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有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履柔百神及河喬嶽唯王惟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載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時巡守之期也天子適四方先柴所謂因行山升中
于天也右尊之也百神概言之及河喬嶽所謂望秩
于山川也后說文繼體君也上言序天序周也下言
序周序諸侯也載載二句偃武也我求二句修文也
肆陳也時是也夏中夏也允
王保之允王能保諸侯也

時邁

序述守告祭柴望也。此柴望之後觀諸侯而告之以爲治也。時邁其邦卽書所云肆覲東后。

云云也。我祭天而天以我爲子。我享百神而百神允我爲后。故我得以式序在位。偃武事修文教。永保諸侯也。呂玉叔以此篇有肆于時夏句。遂以此篇爲肆夏。且類及執競。思文二篇。謂卽樊過渠。真臆說不

足爲據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臯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煌煌罄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備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競爭競也。言武王伐紂而有天下。是執爭者。武王不知武王乃順天應人。以不爭爲烈也。斤斤修。詳也。簡簡選擇也。言簡選多。福以降之也。書簡在帝心。

執競

祀康王也康王祔祭於武王也序以爲祀武王而詩有不顯成康句或以爲祭武王成王康

王詩後儒爲祭三王無其例或謂成康非創有天下之君不應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武王克商之後頑民未靖武庚謀逆三年而後定致天下於大平實自成王始也則謂之奄有四方也亦奚不可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思有謀慮也堯典欽明文思立粒之省文書烝民乃粒爾卽下章臣工保介也貽后稷貽也帝上帝也帝命猶今天意也率徧也常恒也言恒法也生民恒之秬秠卽常字義也時夏說見上陳常于時夏句起下二章言思文后稷以教民稼穡克配彼天矣今欲粒我烝民莫非爾臣工所當盡力以至其極者矣蓋后稷所貽之來牟乃上帝之心命以徧育斯人者爾當上體天心無此疆爾界陳常法于中夏也問爾

字何以異解曰以后稷配天尊之至也而斥之曰爾
何其褻也總由誤分章句爾字無屬不得不以之斥
后稷矣下文云敬爾在公又曰王釐爾成又曰既昭
假爾正是一例蓋此詩爲祈穀之作故不侈陳后稷
功德而以首二語了
之下皆命臣工之詞

思文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
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畚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
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稼人疇乃錢漕奄觀銜艾

釐集傳賜也成成法也卽上文所謂常也左傳訪問
於善曰咨茹度也皇華周爰咨度介猶副也臣工農
官之長保介則農官之副也臣工咨其成法保介職
共趨事也亦又何求頌於皇來牟下七句郊祭而祈

所求者此耳如何新會領下章率時農夫下六句祈
暨而郊郊而後耕當前所亟者此耳益全篇以此二
句爲樞紐於皇來牟三句
應上章貽我來牟二句

臣工

意喜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嘻二句應王釐爾成二句成王二字疑傳寫顛倒
當是王成成卽王釐爾成之成言王之成法既昭假
于爾臣工矣故下言率農夫力耕也凡耕必再初耕
以疏土再耕以播種也駿發爾私言初耕也亦服爾
耕言再耕也。問成王二字何以異解曰稱成王則
爲康王時詩周於農事爲詳當不至康王時始以耕
制教之也集傳云成王始置農官周道農官亦必不
自成王始也箋知二字難說則曰成是王事而於上

詩問

卷六

六

下文義終覺不順總由誤分章句多方解說終覺唐
矣試合上三篇爲一尋其脈絡前後照應何等分曉
則成王二字其爲傳
寫顛倒似無疑義

噫嘻

當合三篇爲一篇郊祀后稷配天祈農事也郊

有二有日至之郊有祈穀之郊日至不卜祈穀
則卜之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啟蠶而郊郊
而後耕合三篇對黍之與孟獻子之言合分而爲
三固有起
結不似者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
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鷺喻客西

雝喻王朝

振鷺

序二王之後
來助祭也

豐年句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爲酒爲醴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豐年

序曰秋
冬報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
磬祝圉旣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有瞽

序始作樂而
合乎祖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鱣鱒鰒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潛

序季冬薦魚春薦脯也。○陌人合振鬻豐年有警及潛爲一篇總言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我客戾止

言初至也豐年誅其在本國得豐年以承祭也故曰亦有高廩亦亦周也所謂在彼無惡也有蕃嘉其助祭于周也永觀厥成所謂在此無射也重言我客戾止者自助祭時言之也凡諸侯助祭分以四時時爲季冬之祭故言薦魚也以介景福主客同之矣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有來至止神降臨也上相字輔相也辟公功臣從享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天

于文武之神也下相字神相之也抑相在兩室皇考
武王也人有位之稱卽從享之辟公也文武言德業
非舉謚也帝典乃

武乃文后吾也

雝序禘大祖也禘吉禘也大祖文王也首四句求神
也五六句薦熟也下文則飲福受釐也問何知

爲文王曰烈考與文母對舉故知爲文王也何知

爲吉禘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謂之吉

禘周禘后稷此但及文王故知非大禘也何知天

子非武王曰主祭之人自稱天子必無是理卽謂

出自工歌之口上對神言亦不宜也何知非武王

祭文王之詩曰祭有配乃言右謂在配享者之右

也我將祀天以文配故曰惟天其右之此亦言右

故知東面者爲文王而新致武王之主於昭位也

問論語曰以雍徹鄭註周禮曰徹者歌雍今不取

其說何也曰意以命辭辭以達意楚茨言徹事甚
詳曰神具醉止曰皇尸載起又曰諸宰君婦廢徹
不遲此詩無一字可爲徹候作註脚者如之何敢

信爲微詩也三家借亂昧於詞義隨意取之歌雍以徹非必周廟祭祀必以雍徹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無取于三家之堂若概用以徹豈禘祭后稷祫祭太王王季而歌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乎鄭注周禮曰徹者歌雍何其謬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隆革有鶴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曰者推諸侯之意也章法度也介眉壽介諸侯壽也保勉諸侯保之也思思維也皇皇王卽昭考也綏諸侯綏之也純無駁雜也首二句推諸侯來見之意龍旂四句見其來也率見二句朝朝也以介二句諸侯以與祭受福也思皇四句歸美諸侯言皇王之祐且多又賴烈文辟公綏我以多福且使繼續光明于無

窮也烈文云烈友

牌公錫茲祉福

載見

序許侯始見
乎武王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斐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備有
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綬之既有
淫威降福孔夷

箋重言有客者異之也亦亦武庚也斐通綴白文貌
益言帛也且薦也所以薦帛也敦通雕敦琢言玉也
旅陳也禮器曰束帛加璧繫其馬留之也追方言隨
也是辭昔繩墨以追曲兮綬綬章也謂旌旗之綬建
車左右以章之也韓奕淑旗綬章威儀也曲禮德
車結旌武車綬旌言有威可畏也淫至之衍文說文
至近承也从王王微幸也夷傳曰易也言隨車左
右綬其旌以章之既有此徽幸之威則天之降福亦

甚易也

茲有客

微子來朝賜綬章以榮之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殷遏劉耆定爾功

後武字傳解曰述箋解卽武王箋義長者傳解曰致也箋解曰老也言至老年而後定其功也中書武王未受命

武

大武一成之樂也傳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云耆定爾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

思不忘

皇王武王也有聲皇王烝哉言皇考思念皇祖常如見皇祖之陟降于庭予小子夙夜敬承其志於乎皇王亦予小子所繼序思之而不能忘者也

閔予小子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問也落列落也書放勳乃祖落率從也悠長也艾也也判渙通作沖與卷阿泮矣爾遊矣紹繼也韋文王也前章云陟降庭止此云陟降于家庭言明廷家言寢室也保明其身猶曰明保其身也閔予將祖落

從昭考于地下乎於乎悠哉朕方未有艾也是以居
喪苦苦以將就于地下矣既又判渙而無恙惟予小
子未聖家多喪亡之難惟望皇考紹皇祖之上
下于庭近而陟降于家以保明予小子之身也

訪落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日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首章陟降言文王二章言武王此陟降言天也士事
也言立政作事天必監之也就將用力于學也緝熙
光明學有進也佛拂也不順也時通作是仔肩任也
言予之學雖漸緝熙于光明而仔肩之重不必其無
拂也仔肩而有所拂尚
望示我以顯德行也

敬之

上三詩當合爲一篇成王免喪告廟也首章思成也商頌賚我思成二章祈保也保其身也三

章祈佑也佑其行也假樂保右命之

問訪落與

舊解太異曰成王居喪年方十歲免喪時年十三

耳如嬰兒失母孀孀無告發而爲文至廟至性詩

文明言之曰以保明其身後人喜取進德修業等

語以爲能見其大訪落二字自傳箋已作謀始解

矣合三篇作一篇讀之當知古人不取輕身故特

立一官曰太保身

立而德乃可修也

予其懲 句 而愆後患 莫予葺 蜂自求辛 螫肇允 彼桃蟲

拚飛維鳥 未堪家多難 予又集于蓼

葺蜂傳解作製曳與下文辛螫不符集傳木爾雅訓

非作使蜂不可言使也非馬帶也并蜂言以葺撲蜂

故曰自求辛螫也二句喻管蔡桃蟲喻武庚

多難謂新遭武王之喪集蓼謂武庚畔也

小疋

告殷畔也予今者有所懲而疋後患矣以莛屏
蜂自求辛螫後無然也桃蟲生小能嚙大鳥今

始信也未堪家多難

矣而又集于蓼乎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噲其飭思媚其婦有依其土有畷
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
饑厭厭其苗緜緜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
俶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譯通作釋澤澤猶云釋釋言土疏利也其有成與未
得者復以耘苗田器波之亦謂之耘也畷通作畷

利也右俱言耕其耕澤澤初耕也有畧其耜載南
畝再耕也庶去田間草也此句言耘粟之陳者曰穉
新陳相續積而爲萬爲億故曰及也此三句言穫似
飯香椒酒香楚辭奠桂酒兮椒漿胡翦之省文胡考
猶今云白鬻老也上七句言承祭燕賓且薦也有且
承酒禮下七句今今時也斯今承實通下八句言不
敢必豐年之薦而有薦不敢必今時之豐而斯今振
興起也振右猶云隆古也言隆盛時之豐收如茲也
末三句

總結

載芟

祈報通用之樂歌與夏禘互文見義序以此爲
祈長柎焉報無從確據集傳通主于報或駁之

謂豐年云降福孔皆此無其文似不可言報然良
相亦無其文又如何言報耶沈守正曰言祈則皆
黃鐘之辭言報則
建其已然之事也

翼翼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

詩問

卷六

三

筐及管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罇斯趙以薺茶藜茶藜
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挫挫積之栗栗其崇如塘其比如
楸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特牲有求其角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趙耘器今謂之鋤也上篇詳言耕此畧耕而詳耘上
篇詳言苗之生此畧生而詳穫且補言足食故凡兩
篇言一事者多互文見義也合下篇言燕賓承
祭亦上篇於燕賓爲詳此篇於承祭爲詳也

良耜

絲衣其紕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鼈鼎及醯醢
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吳古之虞字不吳不敖史記武帝紀引作不虞不為
泮水篇不吳不揚衡方碑作不虞不揚與誤也不吳
言不妄言也
敖傲之省文

紉衣

陌人曰此與良耜爲一篇而誤分之也上二篇

鋪叙禮事絕無異同載芟先言承祭燕賓養老
而結之以振古如茲此篇先言續古之人而後及
于承祭燕賓養老載芟曰胡考之寧此曰胡考之
休按之經文其說爲不誤也序以爲繹賓
尸傳絕無發明至箋始多方附會之耳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

踦王之造載用有嗣寶維爾公允師

時候也後數篇同造作也今所云兵法韜畧

也嗣嗣用兵也爾公謂周召也師師旅也

酌疑爲大武五成之樂記曰五成面分周公左召公
右於鑠哉周之師時之晦也遵而養之時純熙

三
三
矣乃大介而用之今我龍而受之者曠曠王所
造也後有嗣用兵者實維爾二公允能師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天命句承上文言觀年之屢豐知天命之不解也土
土字之訛與下家字爲韻保有厥土卽保此萬邦而
又以此萬邦保定厥家也終之以於
昭于天皇以閒之復綴以崇天子也

桓大武六成之樂也傳曰
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文王旣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繹思

賚

大武三成之樂也傳曰其三曰敷時繹思我祖維
求定記曰三成而南此告天下之詞也言文王

國治勤勞久矣我應受之也受之而敷布于時得以行賞罰之典于天下天下之人其釋思也我徂代商亦惟求天下之安定耳此時之命周之命也天下之人其釋思之也上釋思思文王下釋思思周命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陟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

時之對時周之命於釋思

猶由也水由道也翕合也合于河也二句狀山水形勢也箋解允猶二字屬上句大謬敷猶云徧也釋文曰章末於釋思三字毛詩無齊魯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孔疏曰此篇末俗本有於釋思三字誤也今按無此三字則文義不完上篇有時周之命於釋思七字此篇同增此三字增多少神味猶商頌兩頌予烝嘗湯孫之將也以於釋思三字爲衍時周之命又何不以爲衍也

般

疑爲大武四成之樂記曰四成而南國是疆於
皇哉應運之周也陟其高山而見膺山喬嶽允猶
翁河遠而無極至於敷天之下凡諸侯國此山河
問者皆於此時祭而朝對於我周誠以此時之命
爲周之命也於爾諸侯其樂之也武樂一成
曰武統六成以爲言也三曰賚行賞錫之典也四
曰般盤桓也巡守周行四岳也五曰酌酌量也擇
賢者以爲輔也六曰桓武之成功也二成之歌今
失之矣

周頌三十一篇

合清廟下四篇爲一篇合閔予小子下三篇

爲一篇合良耜絲衣爲一篇則爲二十三篇

再合振鷺下四篇爲一篇則止二十篇矣

魯頌

魯頌之有頌也說者以爲僭矣然竊有疑焉諸侯

有廟則有祭有祭則有樂有樂則有詩其樂爲
通用之詩乎抑各肖其先君之功德而別製一詩
乎其詩名之爲風乎名之爲雅乎抑名之爲頌乎

憲諸侯於天子異者廟也祭也廟天子七諸侯五
祭天子禘其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不可同也須
美之也天子美其先王諸侯美其先君不必異也
如謂諸侯不得言頌則必別有名目而六經之中
不概見何也曰何他國無而魯獨有也意各國之
頌隸之工師傳諸子孫不陳於天子不采於太史
周無從而輯之魯何自而考之今三百篇魯所藏
也則以本國之詩附之周商之間猶費誓秦誓之
列于書也無足異者故吾爲魯之僭僭郊也僭禘
也僭八佾也不必其僭頌也序曰魯人美僖公季
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信是言也是僖公
以前有廟祭無歌詩矣且請於天子而後作尊之
也重之也春秋又何不一書也郝氏敬曰成王賜
以康周公者禘耳而不同於天子之禘天子追所
自出魯但祀周公不追所自出並祀文王故詩亦
止云周公皇祖也大郊祀天於冬至若祈穀則于
啟蟄春秋言啟蟄而郊

是禘亦未嘗郊天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駟有騂有騶以車伉伉思無期思馬斯才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騂有騶以車繹繹思無數思馬斯作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駟 祭馬祖也 嘒北三千 勒牧畜故兼言北此則車實故專言牡也 傳曰諸侯四馬曰駟言其馬成

馬田馬駕馬孔穎達曰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言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貴多力故云伾伾有力也三章言田馬尚疾故云釋釋善走也四章言駕馬主給官中之役黃肥壯故云祛祛強也健也

有駉有駉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鷩鷩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鷩鷩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駉有駉彼乘騂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詩問

卷六

六

穀百穀也詒通作貽 問穀字何不作善字解曰上文云歲其有正于穀字符合前儒解此類句務取精細以爲能見其大往往失之

有駝

蜡而飲酒也孟冬蜡祭勞農以休息之乃飲酒于序以養老焉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旒旒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
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王制出師執有罪反
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
莫不揚不告于訥在泮獻功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
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言月
二
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黽懷我好音憬彼懷夷來
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泮水

祀伯禽也序以爲頌僖公今以爲祀伯禽者
頌宮周學也必當作于始封之日此一證也費
誓曰祖茲淮夷徐戎並與此又一證也但其
文體不似周初封時或後人追頌之作與

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穆植穉
殺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纘禹之緒

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祿宮也祿閟通音姜嫄禱于
高禖而生稷疑魯亦有高禖之廟故頌及之降志百

福降之以嘉種之福也奄有下國有于國中
也奄有下土則徧天下矣故重言黍稷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繼
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
商之旅克咸厥功于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
爾宇爲周室輔

前翦爾雅釋言齊也言國
家興盛能與尚齊等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
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禮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

祖亦其福女

此言以郊祀后稷獲福也郊有二春秋書郊皆言祈穀之郊非日至之郊也祈穀之禮天下通禮也祈穀於郊不問郊之外更有一地祈穀以稷配不問稷之外更有一人何獨以僭責魯也明堂位成于漢儒後見春秋有卜郊文遂假孔子之言以成其說也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駢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康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神祀岡公也虧損也崩裂也不震靜也不騰平也皆言岡陵也三壽人與岡陵同壽如朋也倒裝句也此

言以嘗祭周公獲福也。○問白牡爲周公牲其說是否曰此何休公羊註誤之也。周尚赤舉天下皆用騂人僭其禮後人豈復自知其僭而謙其牛也。騂牛一者特薦也。曰牡騂剛者並陳也。時爲秋祭故用白大田報賽在十月之後故曰以其騂黑也。以是知古人祭品大者遵王制小者隨時令也。剛通作牝牡牛也。牡與剛對則牡爲統詞羊豕皆可言牡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騰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此言以威遠獲福也。莊公十八年公道戎于濟西僖公四年從齊伐楚盟昭陵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
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魯公伐邾敗甘會淮救徐具見春秋
秋并東方之國故曰遂荒大東

保有鬼釋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
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
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
齒

右三章言以
服鄰獲福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
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閔宮

祀僖公也。○問魯以爲僖公生時之頌曰魯豈不知頌之用於廟中乎不用於廟而謂之頌乎

此詩之作全是刺痛商頌閔宮追及姜嫄是日元鳥濟哲二詩脫胎中間鋪敘亦不脫二詩稟自具暢言壽者是自殷武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生由徂來一章則全襲殷武矣表奚斯者亦山濟哲有實維阿衡一語也而其騁詞誇靡則宣後之文風然也如以爲生時作則殷武亦可云生時作乎

魯頌四篇

商頌

孔氏類達曰商頌祭其先王述其生時之功非以成功告廟其體異于周頌也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湯孫奏假綏

詩問

卷六

三

我思成軌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
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
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
湯孫之將

倚讀若阿倚那卽猗儺也言聲容之盛也和平謂鼓
管也依鼓管依之也穆穆厥聲言無聲也卽所謂奏
假無言也奕如奕碁之奕借以形舞有
看舞也世曰自古時曰在昔人曰先民
那序祀成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
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尚聲者樂由陽作先求諸
陽也臭味未成者未用灌未用牲也滌蕩其聲樂
三闋則此詩詳之首四句一闋也曰而我烈祖自
神言之也次八句二闋也曰穆穆厥聲自主祭者
言之也次四句三闋也曰亦不夷懌自助祭者言

之也屢言鼓者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祭
音之主樂之所由成也執事有恪則合樂工主祭
助祭者
總言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酌
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
眉壽黃耇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
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

秩積也申錫二句推烈祖之意也戒備也不均調也
醴假無言主祭者自謂不煩戒令也時靡有爭謂助
祭者

烈祖

祀成湯也。那爲求神之樂。此爲受釐。疑尚有迎牲裸獻之樂。散失之矣。嗟我之烈祖。有多

積之祐。將誰錫也。若曰。我將中錫。無疆及爾。承祭之所矣。故我載清醑以求神。而神卽吝我。以思成我。奉和羹以奏假。而神卽殺我。以冒壽我。合萬國之歡。以假以享。以見受命之溥大。而神卽邀自天之豐年。來假來享。以降我無疆之福。顧我烝嘗。此湯孫之將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糇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除春分元鳥降也古天子於是日率妃嬪禱于高禘
之廟以祈于契禱而生故曰降而生商湯八世孫遷
于殷故曰宅殷土也古集傳猶昔也正猶書所云割
正也域疆界也四方本國之四方也首三句總提宅
殷句卽當前言之古帝二句追述湯爲諸侯能正疆
界之四方也方猶言始也有國之假借九有卽九圍
也有轉音讀若以以國通音也言湯能正四方上帝
始命爲天下君奄有九有也先后湯以後之君也殆
危也言歷代之先后受命不至于危殆者賴有武丁
爲之孫子也商中衰而武丁中興也武王言以武王
天下也靡不勝如伐荆楚鬼方是也龍旂二句成功
告廟也邦畿二句重整疆土也四海三句言開辟之
廣視九州尤大也景員三句言

元鳥

禘祭也問何知爲禘曰言契言湯言武丁故知
爲禘也然其文義注重武丁故序以爲祀高宗

疑此匡武丁初禘祭一時嘉中
與之烈故述武丁之功業爲多云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員既長有域方將帝立子生商

有域一句是一疑案箋謂禹敷土之時有娥氏之國
始大簡狄吞卵而生契堯封之于商契於禹並事
不生于敷土之後契之封亦非堯又云帝是黑帝無
一合處或引魯語殷人帝舜而祖契以契爲舜子然
于六經中詳求之亦無可據皆不知集傳說爲長矣
帝爲舜子爲有娥之子立立爲司徒也元鳥言生商
者生契也此言生商者契生子孫也傳於元
鳥篇無解此篇云契生商也與集傳說同

立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
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契因元鳥降禱而生故以元爲瑞而尊之曰元王也
桓武也撥今俗語曰撥轉也百姓不親遷而撥之也

親遜也小國言始封也大國以功益上也也達通也
履踐也率履率行也越過也不越五典也視示也發
感發也言示之小民而民皆感
發所謂達也相土契之孫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違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
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湯齊傳云至湯與天心齊也日躋德日進也遲遲不
迫也昭假遲遲言化民也上帝是祗事天也式法也
言帝命立式
于九州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練不剛不
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

球執玉也所謂
玉帛之會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厯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
動不慙不竦百祿是總

共供之省文猶今云供給也師行而國供給所謂兵
車之會也駿厯良馬切一桂曰喻其有力下國皆於
負載也不震不動不凌弱
也不慙不竦不畏強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葉
莫遂莫遠九有有截韋顧旣伐昆吾夏桀

遂生也遂長也苞本也喻桀葉
萌芽也三葉喻昆吾韋顧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何衡實

左右商王

莫敢不來主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上章言化外之國莫不尊親此章言中國之侯無不咸服右二章告諭荆楚之詞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天命降監畏天也下民有嚴畏民也故賞不敢僭罰不敢濫而敬天勤民又不敢怠惰暇逸也

命於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言天子封建諸侯是諸侯受福於天子也而商邑翼翼爲四方之極則爾下國亦當常此朝奉也

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外攘荆楚內建侯國聲靈赫濯夫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故曰壽考且寧政績聲靈至今不衰故曰以保我後生廟享不祧因其宜耳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樅旅榼有闌彩成孔安

殷武

序祀高宗也集傳此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旣成始祔而祭之之詩

商頌五篇

周南十一召南十四邶十九鄘十衛十王十鄭二齊十一魏七唐十二秦十陳十桮四曹四邶合六小雅八十大雅三十一周頌合二十九魯頌四商頌五共二百九十九篇